

高東山漢文集

高聿占先生贈我支族存閱

高本漢文集

公元一九八六年五冬

覃湘文化館

高聿占搜集印
高足來益裝

高足來益裝

高東溪先生遺集目錄

卷一目錄

奏乞褒錄高東溪忠義狀

高東溪先生文集後敍

高東溪先生言行錄

重修高東溪先生族譜敍

卷二目錄

上書

上淵聖皇帝書

第三書

第二書

第四書

上皇帝書

弘治六年

時議六篇序

蔽主下

害民上

蠹國上

蠹國下

害民下

卷三目錄

藝文詩譜

上當道遠小人書

謝賀州張守

啟

忠辯

象州賢樂堂記

春秋威公不書王

封禪

史記湯祝網

命諸子名字

容州索告勅

但雲翼思誠齋銘

李生希顏齋銘

上當道遠幕客書

謝李察院

啟

窮論

東館廟記

三賢守不貢獻

堯不去四凶

戴惟

言歲

卷三目錄

慎獨齋銘

朱黃雙硯

遺諸子硯

紹興甲子仲夏公介夫研弟

埋銘

附鍛工帶銘

毛氏後贊

生仁傑爲但雲翼寫真贊

鄧正言篆贊

乙

偕學子游都嶠

方竹書

思

留

白

陳少陽贈官

冒寒行風雨有感

杜門

還山記陳希韓

夢游故山

七夕

送元大

辭餽金

五夜道中

除日憶扶持振拂

言懷

乞米

臨別示子姪

病中雜興

共八首

多麗

行香子

好事近

浪淘沙

一名賣花聲
王宰母生
日寓居道州勉其來富川

好事近

南歌子

一名雨柯子

九日

小源欲歸

水漲謝邑宰送米

覓蠹椽

歸途歎

阮郎歸

過武仙縣謁許辛
不遇作此寄之

驀山溪

魚家傲

紹聖甲子潮州興化官

前調

名紀別

西江月

一名白蘋香

好事近

高東溪先生遺集卷上

○奏乞褒錄高東溪忠義狀

臣猥以微賤備員偏州仰體聖明收錄褒獎之意思竭駕鈍仰報萬分故於聽訟決獄之際不敢不盡其衷今幸踰年目前人戶些少曲直粗得其情獨有事在數十年之前而其枉直之分舉錯之重或非州郡之所曉爲者則在臣之職不敢不具以聞伏惟聖慈特垂聽察臣伏見本州漳浦人故迪功郎高登資稟忠義氣節孤高少遊大學值靖康之禍與陳東詣闈上書力諫六賊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狀至紹興間廷對力諫斷失無所顧避覆試官忌其直降爲下州文學高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當國帥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爲立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不可舜陟欲以之入之召至獄官驗問訊掠訖無罪狀可書後爲潮州試官又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滲之所由檜聞益怒以爲陰附趙鼎削官徙容州以死檜

沒之後諸以口語爲檜所陷者高宗皇帝深察其冤巨細存亡無不甄
錄而登以遠人下士獨無爲言之者至乾道間近臣梁克家等始援紹
興二十六年赦書以請而有司拘文廢格弗下近歲守臣傅伯壽又嘗
具奏如前然今亦已踰年未奉進止是使登以抱恨終身垂五十年而
姓名猶在罪籍未蒙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懼精爽凜然必不以
此爲悔而在聖朝伸冤雪枉勸善懲惡之意則議者猶竊恨焉臣幸得
蒙恩假守其鄉目覩茲事若又緘默不能具以上聞則雖萬被誅戮不
足償罪是以敢冒言之伏惟陛下御極以來虛心克己容納盡言如登
之忠直宜在矜獎欲望特發德音復其官秩略加褒錄以慰九原且使
天下之欲爲忠義者知所勸慕誠非小補臣朱熹謹具奏以聞

◎高東溪先生文集前敍

東溪高氏奮自南服值宋中造狄金難作國如累卵始以太學生上書言國事觸忌諱冒斧鉞頻頻懇懃不休忠肝義胆已畢露於未仕之先矣既任職居官時時與長上爭可否不爲苟從曲學慮囚賑荒所在流澤惠民攀轍願留不可得豈苟食人祿者哉六篇時議簡在帝心一忤權臣遂沈卑仕始以不祀秦父受捃摭寧以羞見權臣被搏執卒以訊訕失官蓋在南宋始終以秦檜壞事東溪始終與秦檜爲仇敵雖屢經摧折顚沛流離曾不肯強顏於秦以安其身志士仁人忠在家國恨不能斷城臣頭以甘心曾一身利害之恤耶舜陟取媚太師覬矚通顯迄災弗逮人而自及天道庸非永鑒夫子忠義出諸肺腑殆不以隱顯死生易志慮君子曰無所爲而爲善觀其謫居授徒家事一不介意拳拳焉惟國之恤臨卒所言猶不忘天下其生平概可知矣所著有東溪集行世余讀其傳見其爲人心竊慕焉往得其集於留都思刻之其鄉以

語論節推黃子以方曰我責也取歸刻之以方得失不動心在官必行其志如其人斯集之刻詎偶然也歟哉自夫子沒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遵守何萬上之朝復其官後五十年文公奏贈其官今三百年後節推又刻其遺文古之君子偃蹇於一時迄伸於百世概若是孰謂善不可爲哉孰謂善不可爲哉

嘉靖丙戌孟冬朔日病夫茂貞林希元書

卷上

○高東溪先生文集後敍

余官於漳嘗閱漳志見漳之先輩作於兩溪者有二氏焉其一爲陳氏安卿以道學作於漳溪之北蓋龍邑人也其一爲高氏彥先以節介作於漳溪之東蓋浦邑人也嗚呼漳之爲郡入職方千餘年於此矣然自宋以前未嘗有文士出於上國入宋而二氏作於兩溪而漳遂聞於天下然則漳雖巨郡可無兩溪也哉兩溪之上可無二氏也哉雖然北溪以道學顯者以有考亭爲之造就也東溪以忠義著者以有考亭爲之表章也北溪生與朱子同時故朱子出守漳日遂與北溪講明道學之要而北溪因得有所成就要其終身造詣雖未必與黃勉齋諸公埒而考亭之學有以大明於海濱者實惟北溪是賴焉東溪則生於朱子之先朱子之在漳也嘉其孤介之行乃爲之請於朝乃爲之記於祠嗚呼東溪之節前此尙闇闔也逮朱子表章之而其節益光始信於天下後世的然而無疑矣嗟夫漳之爲郡有七邑焉七邑人士吾不知其幾千萬也其

間豈無忠信之士挺出之才天資可以入道節義可以勵俗者哉特自考亭以後此學不講而世之人士往往從事俗學以趨富貴奔逐時好以取功名不得師友爲之依歸而泯泯無成者殆有莫知紀極焉者矣奚啻漳士爲然者哉使繼朱子而牧茲土者皆此心此學安知漳之人士有不道北溪介東溪而興起者乎又安知其不由兩溪而考亭而濂洛將有_之於是焉者乎毋亦在上者有以作之而已愚故於刻東溪之集不獨爲漳人望亦以爲吾守令者最也

嘉靖五年丙戌菊月望日以方黃直序

◎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少孤力學持身以法度宣和閒爲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廷臣復建和議奪紳師道李勣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登與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卽位擢吳敏張邦昌爲相敏又雪前相李邦彥無辜乞加恩禮起復之登上書曰陛下自東宮卽位意必能爲民興除大利害踐祚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人人翹足以待事息而覩惟新之政奈何相吳敏張邦昌又納敏黨與之言播告中外將復用李邦彥道路之人無不飲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太上皇久處邦彥等于政府紀綱紊亂民心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大禍倉皇南幸不獲甯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乃偃然自恣朋比爲姦蒙蔽天日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將以陛下爲不明之君人心自此離矣再上書曰臣以布衣之微賤臣言繫宗社之存亡未可忽也于是凡五上書皆不報因謀南歸忽

聞邦昌名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
是可以盡言矣復爲書論敏未罷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
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隸羣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
遂訪學官起羅織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
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憲董弅聞其名檄讞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故
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
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
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爾旣兩棄之尙何言守不能奪卒
從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爲
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銷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
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
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于學買書以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饑帥
連南夫檄發廩賑濟復爲糜于野以食之願貸者聽所全活萬計歲適

大稔而償亦及數民投牒願留者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秦檜惡其譏己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道湖州守汪藻館之藻留與修徽宗實錄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登曰但意未欲爾遂行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蠻貊謂不能行誠不至爾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大蟲邑大夫以下爲其所屈登至頗革面登喜其遷善補處學職它日琥有請屬登謝卻之琥怒謀中以危法會有憇琥子某踐者登呼至面憇琥聲氣俱厲叱下白郡及諸司寘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實生太師于此盍建祠祀之登曰檜爲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摭秦琥事移荔浦丞康甯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創檜祠而自爲記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舜陟遣健卒捕登屬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詣闈上書求納官贖罪帝

聞之故人有爲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于大學能一見終身寤且無憂上書徒爾爲也登曰某知有君父不知有權臣既而中書奏故事無納官贖罪仍送靜江獄登歸葬其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昭白廣漕鄭鬲趙不棄辟攝歸善令遂差考試摘經史中要語命題策閩浙水災所致之由郡守季仲文即馳以達檜檜聞震怒坐以前事承旨繙管容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讀畢即投大作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大作愕然比夜巡檢領百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亦當拜敕而後就法大作感登忠義爲泣下奮劍叱巡檢曰省符在我手中無它語也汝欲何爲吾當以死捍之鬲不棄亦坐鐫一官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所行事小失則顰蹙不樂大失則涕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聞何萬守漳言諸朝追復迪功郎復五十年朱熹爲守奏乞褒錄贈承務郎登事其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閒

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於前其學以慎獨爲本所著文章忠辨等篇有東溪集行世

抄宋史金傳